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五十三回 唐天子班師回朝 張士貴欺君正罪

詩曰： 聖駕回鑾萬事歡，京城祥瑞眾朝觀。

萬年海國軍威震，全仗元戎智勇兼。

那徵東將士個個受朝廷恩典，多是歡心。犒賞已畢，元帥傳令散隊回家。

於今槍刀歸庫，馬散山林，眾軍各散回返家鄉故土，真個夫妻再聚，子母重圓，安享快樂，太平食糧，不必細表。

再表貞觀天子臨朝，那日正當天氣晴和，只見：旌旗日暖龍蛇動，宮殿風微燕雀高。

兩班文武上朝，山呼已畢，傳旨分立兩班，有大元帥薛仁貴同諸將上朝，當金鑾殿卸甲，換了朝王公服，盔甲自有官員執掌。朝廷命光祿寺大排筵宴，欽賜功臣。朝廷坐一席九龍御宴，左有老公爺們等坐席，右有眾爵主飲酒，歡樂暢飲，直至三更，酒散抽身，謝恩已畢，散了筵席，龍袍一轉，駕退回宮。珠簾高卷，群臣散班。天子回宮，有長孫娘娘按駕進入宮中，設宴獻酒。

朝廷將東遼之事，細說一遍，皇后也知薛仁貴功勞不小，我且慢表。再講眾爵主回家，母子相見，也有一番言語；老公爺回府，夫妻相會，說話情長；八位總兵自有總府衙署安歇。薛仁貴元帥自有客寓公館，家將跟隨伏事。當夜將將歡心，單有馬、段、殷、劉、王五姓公爺，五府夫人，苦恨不已，悲傷哭泣。但見隨駕而去，不見隨駕而回。這話不過交待個清楚。一到了次日清晨，朝廷登位，文武朝過，降旨下來，所有陣亡公爺、總兵們，在教場設壇追薦，拜七日七夜經懺。天子傳旨，滿城中軍民人等，俱要戒酒除葷，料理許多國事，足足忙了十餘日。

不想這日子天子駕坐金鑾，文東武西，朝廷降下旨意，往天牢取叛賊張環父子對證。早有侍衛武士口稱領旨前去，頃刻，下天牢取出張環父子女婿六人，上殿俯伏階前。天子望下一看，但見他父子披枷帶鎖，赤足蓬頭，齷齪不過。左有軍師徐茂功，吩咐去了枷鎖，右有尉遲恭，即將功勞簿揭開。薛仁貴連忙俯伏金階。朝廷喝問道：「張士貴，朕封你三十六路都總管，七十二路總先鋒，父子翁婿多受王封，蔭子封妻，享人間富貴，也不為虧負了你。你不思以報國恩，反生惡計，欺朕逆旨，將應夢賢臣埋沒營中，竟把何宗憲搪塞，迷惑朕心，冒他功勞。幸虧天意，使寡人君臣得會，今平靜東遼，奏凱回朝，薛仁貴現今在此，你還有何辨？」士貴泣淚道：「陛下在上，此事實情冤枉，望我王龍心詳察。臣當年徵雞冠劉武周之時，不過是七品知縣出身，叨蒙皇爺隆寵，得受先鋒之職，臣受國恩，殺身難報，敢起欺心滅王之心？若講前番月字號內火頭軍，實叫薛禮，並無手段，又不曾使槍弄棍，開兵打仗，何為應夢賢臣？所以不來奏明。況且破關得寨，一應功勞，皆臣婿宗憲所立。今仁貴當面在此，卻叫臣一面不會，從未有認得，怎陷臣藏匿賢臣，功勞冒稱已有，反加逆旨之罪？臣死不足惜，實情冤屈，怎得在九泉瞑目。」薛仁貴聞言大怒，說：「好個刁巧奸臣，我與你說為火頭軍之事，料然爭論你不過，你既言宗憲功勞甚多，你且講來，那幾功自你們女婿得的？」

張士貴心中一想說：「陛下在上，第一功就是天蓋山活擒董達，第二乃山東探地穴有功，第三是四海龍神免朝，第四是獻闕天過海之計。」卻忘了龍門陣，做《平遼論》，第二功。竟說到第五箭射番營，戴笠蓬鞭打獨角金睛獸，第六功飛身直上東海岸，又忘記了得金沙灘，智取思鄉嶺二功。竟說到三箭定天山箭中鳳凰城，鳳凰山救駕之事，盡行失落，不說起了。明欺尉遲恭上的功簿不寫字跡，只打條槓子為記色的。講到槍挑安慶寶，奪取獨木關，正說得高興，就記得不清，竟住了口。誰知仁貴心中到記得清楚明白，一事不差。便說：「張環，這幾功就算是你女婿何宗憲得的麼？」張環道：「自然，多是我們的功勞。」仁貴笑道：「虧你羞也不羞，分明替我說了這幾功。你女婿雖在東遼，還是戟尖上挑著一兵一卒，還是親手擒捉了一將一騎，從無毫末之力，卻冒我如許之大功，今日肉面對肉面在此，還不直說，卻在駕前強辯。我薛仁貴功勞也多，你那裡一時記得清楚？你可記得在登州海灘上，你還傳我擺龍門大陣，又叫我做《平遼論》，東海岸既得了金沙灘、思鄉嶺，難道飛過去，不得功勞的麼。還有冒救尉遲千歲，奪囚車，還有鳳凰山救駕，割袍幅，可是有的麼。為什麼落了這幾樁功勞，不說出來？」張環還未開口，尉遲恭大怒，叫道：「呵，張環的奸賊，你欺我功勞簿上不寫字，卻瞞過了許多功勞，欺負天子罪之一也。」茂功亦奏道：「陛下，這張士貴狼心狗肺，將駙馬薛萬徹打箭身亡，無辜死在他手，又燒化白骨，巧言誑奏君王，罪之二也。」朝廷聽言，龍顏大怒。說：「原來有這等事！我王兒無辜，慘傷奸賊之手。你又私開戰船，背反寡人，欲害寡人的殿下，思想篡位長安。幸有薛仁貴能幹，將你擒入天牢，如今明正大罪，再無強辯。十惡大罪，不過如是而已。」降旨錦衣武士，將士貴父子綁出午門，踹為肉醬，前來繳旨。

錦衣武士口稱：「領旨。」就來捆綁張環父子女婿。單說尉遲恭，原來得細心，仔細睜眼看綁，卻見張環對東班文武班內一位頂龍冠，穿黃蟒的眼色斜歪。侍衛紮綁不緊，明知成清王王叔李道宗與張環有瓜葛之親，在朝堂賣法，暗救張環。連忙俯伏金階奏道：「陛下，張環父子罪在不赦，若發侍衛綁出，恐有奸臣賣法，放去張環，移調首級，前來繳旨，那裡知道？不如待臣親手將先王封贈的鞭，押出張家父子到午門外打死，誰敢放走張環。」朝廷依了敬德之奏，只嚇得張環面如土色，渾身發抖。急得王叔李道宗並無主意，只得大膽出班俯伏金階，奏道：「陛下龍駕在上，老臣有事冒奏天顏，罪該萬死。」天子道：「王叔有何事奏聞？」李道宗奏：「張環父子屢有欺君之罪，理當斬草除根，但他父子也有一番功勞在前，開唐社稷，輔助江山，數年跋涉，今一旦盡除，使為人臣者見此心灰意冷，故而老臣大膽冒奏，求陛下寬洪，放他一子投生，好接張門後代，未知我王龍心如何？」天子見王叔保奏，只得依准。說：「既然王叔行德，保他一脈接宗。」降下旨意，將張環四子放綁，發配邊外為民，餘者盡依誅戮。侍臣領旨，傳出午門外，放了張志豹，哭別父兄，配發邊外。後來子孫在武則天朝中為首相，與薛氏子孫作對，此言不及細表。先講尉遲恭將張環父子女婿五人打死，割落首級，按了君法，成清王李道宗將他父子五人屍骸埋葬。王叔寵妃張氏，容貌超群，已經納為正室，聞父兄因與薛仁貴作對，打死午門，痛哭不已，怨恨仁貴在心，必要擺佈，好與父兄報仇。王叔十分解勸，方得逍遙在宮，不表。

單言尉遲恭繳過旨意，仁貴侍立在旁，有黃門接了湖廣漢陽荒本一道，奏達天子。朝廷看本，頓發仁慈。說：「湖廣如此大荒，不去救濟，民不能生，恐有變亂之患。」便對茂功說：「徐先生，你往湖廣走遭罷。寡人開銷錢糧，周濟子民，招安百姓，要緊之事，非先生不可。」徐勳領旨。當日辭駕，離了長安，竟往湖廣救荒而去，此非一日之功。

當夜駕退回宮，群臣散班。其夜朝廷睡至三更，夢見一尊金身羅漢，到來說：「唐王，你曾許下一願，今日太平安樂，為何不來了償此願？」天子夢中驚醒，心中記得，專等五更三點，駕登龍位，文武朝見，三呼已畢，侍立兩旁。天子開言說：「寡人當初即位時，天下通財，鑄國寶不出，曾借湖廣真定府寶慶寺中一尊銅佛，鑄了國寶，通行天下。曾許復得遼邦，班師回朝，重修廟宇，再塑金身，不想今日安享班師，國事忙忙，朕心忘懷此願。幸菩薩有靈，昨宵托夢於朕。今開銷錢糧，鑄此銅佛，其功洪大。尉遲王兄，你與朕往湖廣真定府，一則了願，二則督工監鑄銅佛，完工回朝繳旨。」敬德領了旨意，辭駕出午門，帶家將上馬，趁早離了大國長安，竟往湖廣鑄銅佛去了。此言不表。

如今單言那薛仁貴，俯伏塵埃奏道：「陛下在上，臣有妻柳氏，苦守破寨，候臣衣錦榮歸，夫妻相會。不想自別家鄉，已有一十二年，到今日臣在朝中受享，未知妻在破寨如何度日。望陛下容臣到山西私行察訪，好接來京，同享榮華。」天子聽奏，心中歡悅。說道：「薛王兄功勞浩大，朕當加封為平遼王之爵，掌管山西，安享自在，不必在長安隨駕，命卿衣錦還鄉，先回山西。程王兄，你到蜂州龍門縣督工，開銷錢糧，起造平遼王府，完工之日，回朝繳旨。」程咬金當殿領了旨意，打點往山西督工造王府。薛仁貴受了王位，心中不勝之喜。三呼萬歲，謝恩已畢，退出午門。其夜安歇公館，一到了次日清晨，端正船隻，百官相送出京。下落舟船，放炮三聲，掌號開船。

離了大國長安，一路上威風凜凜，號帶飄飄，耽擱數天，已到山西，炮響三聲，泊住號船。合省府州縣大小文武官員，獻腳冊

手本，紛紛亂亂，兵馬層層，明盔亮甲，戎裝結束，多在馬頭迎接。仁貴見了，暗想當初三次投軍的時節，人不知鬼不覺，何等苦楚，到今日身為王爵，文武俱迎，何等風光。我欲乘轎上岸，未知妻在破寨度日如何？不免此地改妝，扮做差官模樣，上岸到絳州龍門縣大王莊，私行探聽妻房消息，然後說明，未為晚也。薛仁貴算計已定，傳令大小文武官員盡回衙署理事。只聽一聲答應，紛紛各自散去，我且不表。

單言薛仁貴扮了差官，獨自上岸，只帶一名帖身家將，拿了弓箭，靜悄悄往龍門縣來。天色已晚，主僕歇宿招商，過了一宵。明日清晨早起，離了龍門縣，下來數里，前面相近大王莊，抬眼看時，但見：丁山高隱隱，樹木舊森森。那破寨，依然淒淒慘慘；這世態，原是碌碌庸庸。滿天紫燕，飛飛舞舞；路上行人，聯聯續續。別離十餘載，景況未相更，當年世界雖然在，未曉寨中可是妻。

仁貴看罷，一路行來，心中疑惑。我多年不在家，必定我夫人被岳父家接去，這寨中不是我家，也未可知，且訪個明白。只聽得前面一群雁鵝飛將起來，忙走上前，抬頭一看，只見丁山腳下，滿地蘆葦，進在那邊，有一個金蓮池。仁貴見了淒然淚下，我十二年前出去，這裡世界依然還在。只見一個小廝，年紀只好十多歲，頭滿面白，鼻直口方，身上穿一件青布短襖，白布褲子，足下穿雙小黑布靴，身長五尺，手中拿條竹箭，在蘆葦中趕起一群雁鵝，在空中飛舞。他向左邊取弓，右手取了竹箭，猶如蠟燭竿子模樣，搭上弓對著飛雁一箭，只聽得呀的一聲，跌將下來，口是閉不攏的。一連數隻，一般如此，名為開口雁。仁貴想：「此子本事高強，與本帥少年一樣，但不知誰家之子。待我收了他，教習武藝，後來必有大用。」正要去問，只聽得一聲響，蘆林中一個怪物跳出來，生得可怕：獨角牛頭，口似血盆，牙如利劍，渾身青色，伸出丁耙大的手來拿小廝。仁貴一見大驚，可惜這小廝，不要被怪物吞了去，待我救了。他忙向袋中取箭搭弓，弓開如滿月，箭去似流星，嗖的一聲，那怪物卻不見了，那箭不左不右，正中小廝咽喉，只聽得呵呀一聲，仰面一交，跌倒塵埃。唬得仁貴一身冷汗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，無故傷人性命，倘若有人來問，怎生回答他來。自古說：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。管什麼平遼王。」欲待要走，又想夫人不知下落，等待有人來尋我，多把幾百金子，他自然也就罷了。不言仁貴胸內之事，原來這個怪物，有個來歷的，他卻是蓋蘇文的魂靈青龍星，他與仁貴有不世之仇，見他回來，要索他命，因見仁貴官星盛現，動他不得，使他傷其兒子，欲絕他的後代，也報了一半冤仇。故此竟自避去，此話不講。

再說雲夢山水簾洞王敖老祖，駕坐蒲團，忽有心血來潮，便掐指一算，知其金童星有難，被白虎星所傷。但他陽壽正長，還要與唐朝乾功立業，還有父子相逢之日。忙喚洞口黑虎速去，將金童星馱來。黑虎領了老祖法旨，駕起仙風，飛到丁山腳下，將小廝馱在背上，一陣大風，就不見了。仁貴看見一隻弔睛白面黑虎，馱去小廝，到大驚失色，茫然無措。再講黑虎不片時工夫，就到洞口繳令。老祖一看，將咽喉箭桿拔出，取出丹藥敷好箭傷，用仙藥灌入口中，轉入丹田，須臾甦醒。拜老祖為師，教習槍法，後來徵西，父子相會白虎山，誤傷仁貴之命，此是後話慢表。

再講仁貴歎氣一聲說：「可憐，屍骸又被虎銜去，命該如此。」慢騰騰到寨前，沒門的，是一個竹簾掛的。叫一聲：「有人麼？」只見走出一個女子來，年紀不多，只好十二三歲的光景。生得眉清目秀，瓜子臉兒，前發齊眉，後發披肩，青布衫，藍布裙，三寸金蓮，到也清清楚楚，斯斯文文，好一個端嚴女子，口中說道：「我道是哥哥回，原來是一個軍官。」問道：「這裡荒野所在，尊官到此怎麼？」仁貴說道：「在下自京中下來的，要問姓薛的這裡可是麼？」金蓮說：「這裡正是。」仁貴就膽大了，連忙要走上來，金蓮說：「尊官且住，待我稟知母親。」金蓮說：「母親，外面有一人，說是京中下來的，要尋姓薛的，還是見不見，好回復他？」柳金花聽得此言，想丈夫出去投軍，已久沒有信息。想必他京中下來，曉得丈夫消息，也未可知，待我去問他。說：「長官到此，想必我丈夫薛仁貴，有音信回來麼？」

為何問這一聲？仁貴去後那小姐無日不想，無刻不思，轉身時，虧周青贈的盤費，自己也有些銀子，又有乳母相幫，王茂生時常照管，生下一雙男女，不致十分勞力。今見了仁貴，難道不認得？投軍一別，仁貴才年二十五歲，白面無須，堂堂一表。今日回家，隔了十三年，海風吹得面孔甚黑，三縷長髯，所以認不得。仁貴見娘子花容月貌，打扮雖然布衣布裙，十分清潔，今見他問，待我試他一試。說道：「大娘，薛官人幾時出去的，幾年不曾回來？」

金花道：「長官有所未知，自從貞觀五年，同周青出去投軍，至今並無下落。」

仁貴說：「你丈夫姓甚名誰？為何出去許多年，沒有信麼？」金花道：「我丈夫姓薛名禮，字仁貴。極有勇力，戰法精通，箭無虛發。」仁貴欲要相認，未必他心潔否，正是：欲知別後松筠操，可與梅花一樣堅。